

雜阿含經卷第三十九

虛九

宋 天竺 三藏 求 那 跋 陀 羅 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波羅奈國鹿野苑中爾時世尊晨朝著衣持鉢入波羅奈城乞食時有異比丘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於其路邊住一樹下起不善覺以依惡貪爾時世尊見彼比丘住一樹下以生不善覺依惡貪嗜而告之曰比丘比丘莫種苦種而發薰生臭汁漏流出若比丘種苦種子自發薰生臭汁漏流出者欲令蛆蠅不競集者無有是處時彼比丘作是念世尊知我心之惡念即生恐怖身毛皆豎爾時世尊入城乞食畢還精舍舉衣鉢洗足已入室坐禪晡時從禪覺至於僧中於眾前敷座而坐告諸比丘我今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見一比丘住於樹下以生不

善覺依惡貪嗜我時見已即告之言比丘比丘莫種苦種發薰生臭惡汁流出若有比丘種苦種子發薰生臭惡汁流出蛆蠅不集無有是處時彼比丘即思念佛已知我心之所念慙愧恐怖心驚毛豎隨路而去時有異比丘從座起整衣服偏袒右肩合掌白佛世尊云何苦種云何生臭云何汁流云何蛆蠅佛告比丘忿怒煩怨名曰苦種五欲功德名為生臭於六觸入處不攝律儀是名汁流謂觸入處不攝已貪憂諸惡不善心競生是名蛆蠅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耳目不防護 貪欲從是生 是名為苦種
 生臭汁潛流 諸覺觀氣味 依於惡貪嗜
 聚落及空處 若於晝若夜 遠離修梵行
 究竟於苦邊 若內心寂靜 決定諦明了

卧覺常安樂 諸惡蛆蠅滅 正士所習近
 善說賢聖路 了知八正道 不還更受身
 佛說此經已 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食
 畢還精舍洗足已入安陀林坐禪時有異比
 丘亦復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食畢
 還精舍洗足已入安陀林坐一樹下入盡正
 受是比丘入盡正受時有惡不善覺起依貪
 嗜心時有天神依安陀林住止者作是念此
 比丘不善不類於安陀林坐禪而起不善覺
 心依惡貪我當往訶責作是念已往語比丘
 言比丘比丘作瘡疣耶比丘答言當治令愈
 天神語比丘瘡如鐵鏤云何可復比丘答言
 正念正知足能令復天神自言善哉善哉此

是真賢治瘡如是治瘡究竟能愈無有發時
 爾時世尊晡時從禪覺還祇樹給孤獨園入
 僧中於大衆前敷座而坐告諸比丘我今晨
 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乞食還至安陀
 林坐禪入盡正受有一比丘亦乞食還至安
 陀林坐一樹下入盡正受而彼比丘起不善
 覺心依惡貪有天神依安陀林住語比丘言
 比丘比丘作瘡疣耶如上廣說乃至如是比
 丘善哉善哉此治衆賢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士夫作瘡疣 自生於苦患 願求世間欲
 心依於惡貪 以生瘡疣故 蛆蠅競來集
 愛欲為瘡疣 蛆蠅諸惡覺 及諸貪嗜心
 皆悉從意生 鑽鑿士夫心 以求華名利
 欲火轉熾然 妄想不善覺 身心日夜羸
 遠離寂靜道 著內心寂靜 決定智明了

無有斯瘡疣 見佛安隱路 正士所遊跡
賢聖善宣說 明智所知道 不復受諸有
佛說此經已 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毗舍離國獼猴池側重
閣講堂時有衆多比丘晨朝著衣持鉢入毗
舍離乞食時有年少比丘出家未久不閑法
律當乞食時不知先後次第餘比丘見已而
告之言汝是年少出家未久未知法律莫越
莫重前後失次而行乞食長夜當得不饒益
苦年少比丘言諸上座亦復越次不隨前後
非獨我也如是再三不能令止衆多比丘乞
食已還精舍舉衣鉢洗足已詣佛所稽首禮
足退坐一面向佛言世尊我等晨朝著衣持
鉢入毗舍離乞食有一年少比丘於此法律
出家未久行乞食時不以次第前後復重諸

比丘等再三諫不受而作是言諸上座亦不
次第何故訶我我等諸比丘三訶不受故來
白世尊唯願世尊爲除非法衰愍故佛告諸
比丘如空澤中有大湖水有大龍象而居其
中拔諸藕根洗去泥土然後食之食已身體
肥悅多力多樂以是因緣常喜樂住有異種
族象形體羸小效彼龍象拔其藕根洗不能
淨合泥土食食之不消體不肥悅轉轉羸弱
緣斯致死或同死苦如是宿德比丘學道日
久不樂嬉戲久修梵行座九大師所歎諸餘明智
修梵行者亦復加歎是等比丘依止城邑聚
落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善護身口善攝
諸根專心繫念能令彼人信者信信者不
異若得財利衣被飲食牀卧湯藥不染不著
不貪不嗜不迷不逐見其過患見其出離然

復食之食已身心悅澤得色得力以是因緣
常得安樂彼年少比丘出家未久未閑法律
依諸長老依止聚落著衣持鉢入村乞食不
善護身不守根門不專繫念不能令彼不信
者信信者不變若得財利衣被飲食卧具湯
藥染著貪逐不見過患不見出離以嗜欲心
食不能令身悅澤安隱快樂緣斯食故轉向
於死或同死苦所言死者謂捨戒還俗失正
法正律同死苦者謂犯正法律不識罪相不
知除罪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龍象拔藕根 水洗而食之 異族象做彼
合泥而取食 同雜泥食故 羸病遂至死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寒林中丘塚間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壽命甚促轉就後世應

虛九

五

勤習善法修諸梵行無有生而不死者而世
間人不勤方便專修善法修賢修義時魔波
旬作是念沙門瞿曇住王舍城寒林中丘塚
間為諸聲聞如是說法人命甚促乃至不修
賢修義我今當往為作媯亂時魔波旬化作
年少徃住佛前而說偈言

常逼迫衆生 得人間長壽 迷醉放逸心
亦不向死處

爾時世尊作是念此是惡魔來作惱亂即說
偈言

常逼迫衆生 受生極短壽 當勤修精進
猶如救頭然 勿得須臾懈 令死魔忽至
知汝是惡魔 速於此滅去
天魔波旬作是念沙門瞿曇已知我心慙愧
憂感即沒不現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寒林中丘塚間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一切行無常一切行不
 恒不安非蘇息變易之法乃至當止一切有
 為行猒離不樂解脫時魔波旬作是念今沙
 門瞿曇住王舍城寒林中為諸聲聞說如是
 法一切行無常不恒非蘇息變易之法乃至
 當止一切有為猒離不樂解脫我當往彼為
 作媯亂即化作年少往詣佛所住於佛前而
 說偈言

壽命日夜流 無有窮盡時 壽命當來去

猶如車輪轉

爾時世尊作是念此是惡魔欲作媯亂即說
 偈言

日夜常遷流 壽亦隨損減 人命漸消亡
 猶如小河水 我知汝惡魔 便自消滅去

虛九

六

時魔波旬作是念沙門瞿曇已知我心慙愧
 憂感即沒不現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爾
 時世尊夜起經行至於後夜洗足入室斂身
 正坐專心繫念時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門瞿
 曇於王舍城迦蘭陀竹園夜起經行於後夜
 時洗足入室正身端坐繫念禪思我今當往
 為作媯亂即化作年少住於佛前而說偈言
 我心於空中 執長繩胃下 正欲縛沙門
 不令汝得脫

爾時世尊作是念惡魔波旬欲作媯亂即說
 偈言

我說於世間 五欲意第六 於彼永已離
 一切苦已斷 我已離彼欲 心意識亦然
 波旬我知汝 速於此滅去

時魔波旬作是念沙門已知我心慙愧憂感
即沒不現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爾
時世尊夜起經行至後夜時洗足入室右脇
卧息繫念明想正念正智作起覺想時魔波

旬作是念今沙門瞿曇住王舍城迦蘭陀竹

園乃至作起覺想我今當往爲作留難即化
作年少往住佛前而說偈言

何眠何故眠 已滅何復眠 空舍何以眠
得出復何眠

爾時世尊作是念惡魔波旬欲作燒亂即說
偈言

愛網故染著 無受誰持去 一切有餘盡
唯佛得安眠 汝惡魔波旬 於此何所說
時魔波旬作是念沙門瞿曇已知我心慙愧

憂感即沒不現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爾
時世尊於夜闍時天小微雨電光睽現出房
經行時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門瞿曇住王舍
城耆闍崛山中夜闍微雨電光時現出房經

行我今當往爲作留難執大團石兩手調弄
到於佛前碎成大塵爾時世尊作是念惡魔
波旬欲作燒亂即說偈言

若耆闍崛山 於我前令碎 於佛等解脫
不能動一毛 假令四海內 一切諸山地
放逸之親族 令其碎成塵 亦不能傾動

如來一毛髮
時魔波旬作是念沙門瞿曇已知我心內懷
憂感即沒不現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爾

時世尊夜起經行至後夜時洗足入房正身
 端坐繫念在前時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門瞿
 曇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夜起經行後夜入
 房正身端坐繫念在前我今當往為作留難
 即化作大龍繞佛身七帀舉頭臨佛頂上身
 如大船頭如大帆眼如銅鑪舌如曳電出息
 入息若雷電聲爾時世尊作是念惡魔波旬
 欲作媿亂即說偈言

猶如空舍宅 牟尼心虛寂 於中而旋轉
 佛身亦如是 無量凶惡龍 蚊蚤蠅蚤等
 普集食其身 不能動毛髮 破裂於虛空
 傾覆於大地 一切衆生類 悉來作恐怖
 刀矛槍利箭 悉來害佛身 如是諸暴害
 不能傷一毛
 時魔波旬作是念沙門瞿曇已知我心內懷

憂感即沒不現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毗婆羅山七葉
 樹林石室中爾時世尊夜起露地或坐或經
 行至後夜時洗足入室安身卧息右脅著地
 足足相累繫念明想正念正智作起覺想時
 魔波旬作是念沙門瞿曇住王舍城毗婆羅
 山七葉樹林石室中夜起露地若坐若行至
 後夜時洗足入室而坐右脅卧息足足相累
 繫念明想正念正智作起覺想我今當往為
 作留難化作年少往住佛前而說偈言

為因我故眠 為是後邊故 多有錢財寶
 何故守空閑 獨一無等侶 而著於睡眠
 爾時世尊作是念惡魔波旬欲作媿亂即說
 偈言
 不因汝故眠 非為最後邊 亦無多錢財

唯集無憂寶 哀愍世間故 右脅而卧息
覺亦不疑惑 眠亦不恐怖 若晝若復夜
無增亦無損 為哀衆生眠 故無有損減
正復以百槍 貫身常搖動 猶得安隱眠
已離內槍故

時魔波旬作是念沙門瞿曇已知我心內懷
憂感即沒不現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毗婆羅山七葉
樹林石室中時有尊者瞿低迦住王舍城仙
人山側黑石室中獨一思惟不放逸行修自
饒益時受意解脫身作證數數退轉一二三
四五六反退還復得時受意解脫身作證尋
復退轉彼尊者瞿低迦作是念我獨一靜處
思惟不放逸行精勤修習以自饒益時受意
解脫身作證而復數數退轉乃至六反猶復

退轉我今當以刀自殺莫令第七退轉時魔
波旬作是念沙門瞿曇住王舍城毗婆羅山
側七葉樹林石室中有弟子瞿低迦住王舍
城仙人山側黑石室中獨一靜處專精思惟
得時受意解脫身作證六反退轉而復還得
彼作是念我已六反退而復還得莫令我第
七退轉我寧以刀自殺莫令第七退轉若彼
比丘以刀自殺者莫令自殺出我境界去我
今當往告彼大師爾時波旬執瑠璃柄琵琶
詣世尊所鼓弦說偈

大智大方便 自在大神力 得熾然弟子
而今欲取死 大牟尼當制 勿令其自殺
何聞佛世尊 正法律聲聞 學其所不得
而取於命終

時魔說此偈已世尊說偈答言

波旬放逸種 以自事故來 堅固具足士
常住妙禪定 晝夜勤精進 不顧於性命
見三有可畏 斷除彼愛欲 已摧伏魔軍
瞿低般涅槃 波旬心憂惱 琵琶落於地
內懷憂感已 即沒而不現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當來共至仙人山
側黑石室所觀瞿低迦比丘以刀自殺爾時
世尊與衆多比丘往至仙人山側黑石室中
見瞿低迦比丘殺身在地告諸比丘汝等見
此瞿低迦比丘殺身在地不諸比丘白佛唯
然已見世尊佛告比丘汝等見瞿低迦比丘
周帀繞身黑闇烟起充滿四方不比丘白佛
已見世尊佛告比丘此是惡魔波旬於瞿低
迦善男子身側周帀求其識神然比丘瞿低
迦以不住心執刀自殺爾時世尊爲瞿低迦

虛九

十一

比丘受第一記爾時波旬而說偈言

上下及諸方 遍求彼識神 都不見其處

瞿低何所之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如是堅固士 一切無所求 拔恩愛根本

瞿低般涅槃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鬱鞞羅聚落尼連禪河

側於菩提樹下成佛未久時魔波旬作是念

今沙門瞿曇住鬱鞞羅聚落尼連禪河側於

菩提樹下成佛未久我當往彼爲作留難即

化作年少往住佛前而說偈言

獨入一空處 禪思靜思惟 已捨國財寶

於此復何求 若求聚落利 何不習近人

既不習近人 終竟何所得

爾時世尊作是念惡魔波旬欲作燒亂即說偈言

已得大財利 志足安寂滅 摧伏諸魔軍
不著於色欲 獨一而禪思 服食禪妙樂
是故不與人 周旋相習近

魔復說偈言

瞿曇若自知 安隱涅槃道 獨善無為樂

何為強化人

佛復說偈答言

非魔所制處 來問度彼岸 我則以正答

令彼得涅槃 時得不放逸 不隨魔自在

魔復說偈言

有石似凝膏 飛鳥欲來食 竟不得其味

損鬚還歸空 我今亦如彼 徒勞歸天宮

魔說是已內懷憂感心生變悔低頭伏地以

虛九

十二

指畫地魔有三女一名愛欲二名愛念三名愛樂來至波旬所而說偈言

父今何愁感 士夫何足憂 我以愛欲繩
縛彼如調象 牽來至父前 令隨父自在
魔答女言

彼已離恩愛 非欲所能招 已出於魔境

是故我憂愁

時魔三女身放光燄熾如雲中電來詣佛所稽首禮足退住一面向佛言我今歸世尊足下給侍使令爾時世尊都不顧視知如來離諸愛欲心善解脫如是第二第三說時三魔女自相謂言士夫有種種隨形愛欲今當各各變化作百種童女色作百種初嫁色作百種未產色作百種已產色作百種中年色作百種宿年色作此種種形類詣沙門瞿曇所

作是言今悉歸尊足下供給使令作此議已
即作種種變化如上所說詣世尊所稽首禮
足退住一面向佛言世尊我等今日歸尊足
下供給使令爾時世尊都不顧念如來法離
諸愛欲如是再三說已時三魔女自相謂言

卷九

十三

若未離欲士夫見我等種種妙體心則迷亂
欲氣衝擊曾臆破裂熱血熏面然今沙門瞿
曇於我等所都不顧眄如其如來離欲解脫
得善解脫想我等今日當復各各說偈而問
復到佛前稽首禮足退住一面向欲天女即
說偈言

獨一禪寂默 捨俗錢財寶 既捨於世利
今復何所求 若求聚落利 何不習近人
竟不習近人 終竟何所得
佛說偈答言

已得大財利 志足安寂滅 摧伏諸魔軍
不著於色欲 是故不與人 周旋相習近
愛念天女復說偈言

多修何妙禪 而度五欲流 復以何方便
度於第六海 云何修妙禪 於諸深廣欲
得度於彼岸 不為愛所持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身得止息樂 心得善解脫 無為無所作
正念不傾動 了知一切法 不起諸亂覺
愛恚睡眠覆 斯等皆已離 如是多修習

得度於五欲 亦於第六海 悉得度彼岸
如是修習禪 於諸深廣欲 悉得度彼岸
不為彼所持

時愛樂天女復說偈言
已斷除恩愛 淳厚積集欲 多生人淨信

得度於欲流 開發明智慧 超踰死魔境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大方便廣度 入如來法律 斯等皆已度

慧者復何憂

時三天女志願不滿還詣其父魔波旬所時

魔波旬遙見女來說偈弄之

虛九

十四

汝等三女子 自誇說堪能 咸放身光燄

如雷雲中流 至大精進所 各現其容姿

反為其所破 如風飄其綿 欲以爪破山

齒齧破鐵丸 欲以髮藕絲 旋轉於大山

和合悉解脫 而望亂其心 若能縛風足

令月空中墮 以手杼大海 氣噓動雪山

和合悉解脫 亦可令傾動 於深巨海中

而求安足地 如來於一切 和合悉解脫

正覺大海中 求傾動亦然

時魔波旬弄三女已即沒不現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鬱鞞羅處尼連禪河側

大菩提樹下初成佛道天魔波旬作是念此

沙門瞿曇在鬱鞞羅住處尼連禪河側菩提

樹下初成佛道我今當往為作留難即自變

身作百種淨不淨色詣佛所佛遙見波旬百

種淨不淨色作是念惡魔波旬作百種淨不

淨色欲作媯亂即說偈言

長夜生死中 作淨不淨色 汝何為作此

不度苦彼岸 若諸身口意 不作留難者

魔所不能教 虛九 不隨魔自在 十五 如是知惡魔

於是自滅去

時魔波旬作是念沙門瞿曇已知我心內懷

憂感即沒不現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鬱鞞羅處尼連禪河側

菩提樹下初成正覺爾時世尊獨一靜處專
 心禪思作如是念我今解脫苦行善哉我今
 善解脫苦行先修正願今已果得無上菩提
 時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門瞿曇住鬱鞞羅處
 尼連禪河側菩提樹下初成正覺我今當往
 為作留難即化作年少住於佛前而說偈言
 大修苦行處 能令得清淨 而今反棄捨
 於此何所求 欲於此求淨 淨亦無由得
 爾時世尊作是念此魔波旬欲作擾亂即說
 偈言

知諸修苦行 皆與無義俱 終不獲其利
 如弓但有聲 戒定聞慧道 我已悉修習
 得第一清淨 其淨無有上
 時魔波旬作是念沙門瞿曇已知我心內懷
 憂感即沒不現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娑羅婆羅門聚落爾時
 世尊晨朝著衣持鉢入娑羅聚落乞食時魔
 波旬作是念今沙門瞿曇晨朝著衣持鉢入
 娑羅聚落乞食我今當往先入其舍語諸信
 心婆羅門長者令沙門瞿曇空鉢而出時魔
 波旬隨逐佛後作是唱言沙門沙門都不得
 食耶爾時世尊作是念惡魔波旬欲作擾亂
 即說偈言

汝親於如來 獲得無量罪 汝謂呼如來
 受諸苦惱耶
 時魔波旬作是言瞿曇更入聚落當令得食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正使無所有 安樂而日活 如彼光音天
 常以欣悅食 正使無所有 安樂而自活
 常以欣悅食 不依於有身

虛九

十六

時魔波旬作是念沙門瞿曇已知我心內懷
憂感即沒不現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波羅奈國仙人住處鹿
野苑中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已解脫人天
繩索汝等亦復解脫人天繩索汝等當行人
間多所過度多所饒益安樂人天不須伴行
一一而去我今亦住鬱鞞羅住處人間遊行
時魔波旬作是念沙門瞿曇住波羅奈仙人
住處鹿野苑中為諸聲聞如是說法我已解
脫人天繩索汝等亦能汝等各別人間教化
乃至我亦當至鬱鞞羅住處人間遊行我今
當往為作留難即化作年少住於佛前而說
偈言
不脫作脫想 謂呼已解脫 為大縛所縛
我今終不放

處九

十七

爾時世尊作是念惡魔波旬欲作燒亂即說
偈言

我已脫一切 人天諸繩索 已知汝波旬
即自消滅去
時魔波旬作是念沙門瞿曇已知我心內懷
憂感即沒不現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釋氏石主釋氏聚落時
石主釋氏聚落多人疫死處處人民若男若
女從四方來受持三歸其諸病人若男若女
若大若小皆因來者自稱名字我某甲等歸
佛歸法歸比丘僧舉村舉邑皆悉如是爾時
世尊勤為聲聞說法時諸信心歸三寶者斯
則皆生人天道中時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門
瞿曇住於釋氏石主釋氏聚落勤為四眾說
法我今當往為作留難化作年少往住佛前

說偈言

何為勤說法 教化諸人民 相違不相違
不免於驅馳 已有繫縛故 而為彼說法
爾時世尊作是念惡魔波旬欲作燒亂即說
偈言

汝夜又當知 衆生羣集生 諸有智慧者
孰能不哀愍 以有哀愍故 不能不教化
哀愍諸衆生 法自應如是
惡魔波旬作是念沙門瞿曇已知我心內懷
憂感即沒不現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釋氏石主釋氏聚落爾
時世尊獨一靜處禪思惟作是念頗有作
王能得不殺不教人殺一向行法不行非法
耶時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門瞿曇住石主釋
氏聚落獨一禪思作是念頗有作王不殺生

卷九

十八

不教人殺一向行法不行非法耶我今當往
為其說法化作年少往住佛前作是言如是
世尊如是善逝可得作王不殺生不教人殺
一向行法不行非法世尊今可作王善逝今
可作王必得如意爾時世尊作是念惡魔波
旬欲作燒亂而告魔言汝魔波旬何故作是
言作王世尊作王善逝可得如意魔白佛言
我面從佛聞作是說若四如意足修習多修
習已欲令雪山王變為真金即作不異世尊
今有四如意足修習多修習令雪山王變為
真金如意不異是故我白世尊作王世尊作
王善逝可得如意佛告波旬我都無心欲作
國王云何當作我亦無心欲令雪山王變為
真金何由而變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正使有真金 如雪山王者 一人得此金

亦復不知足 是故智慧者 金石同一觀
時魔波旬作是念沙門瞿曇已知我心內懷
憂感即沒不現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釋氏石主釋氏聚落時
有衆多比丘集供養堂爲作衣事時魔波旬

作是念今沙門瞿曇往於釋氏石主釋氏聚

處九

十九

落衆多比丘集供養堂爲作衣故我今當往
爲作留難化作少壯婆羅門像作大縈髻著
獸皮衣手執曲杖詣供養堂於衆多比丘前
默然而住須臾語諸比丘言汝等年少出家
膚白髮黑年在盛時應受五欲莊嚴自娛如
何違親背族悲泣別離信於非家出家學道
何爲捨現世樂而求他世非時之樂諸比丘
語婆羅門我不捨現世樂求他世非時之樂
乃是捨非時樂就現世樂波旬復問云何捨

非時之樂就現世樂比丘答言如世尊說他
世樂少味多苦少利多患世尊說現世樂者
離諸熾然不待時節能自通達於此觀察緣
自覺知婆羅門是名現世樂時婆羅門三反
掉頭瘡瘻以杖築地即沒不現時諸比丘即
生恐怖身毛皆豎此是何等婆羅門像來此
作變即詣佛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白佛言
世尊我等衆多比丘集供養堂爲作衣故有
一盛壯婆羅門縈髮大髻來詣我所作是言
汝等年少出家如上廣說乃至三反掉頭瘡
瘻以杖築地即沒不現我等即生恐怖身毛
皆豎是何婆羅門像來作此變佛告諸比丘
此非婆羅門是魔波旬來至汝所欲作燒亂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凡生諸苦惱 皆由於愛欲 知世皆劔刺

何人樂於欲 覺世間有餘 皆悉為劔刺
 是故黠慧者 當勤自調伏 巨積真金聚
 猶如雪山王 一切受用者 意猶不知足
 是故黠慧者 當修平等觀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釋氏石主釋氏聚落時

有尊者善覺晨朝著衣持鉢入石主釋氏聚

落乞食食已還精舍舉衣鉢洗足已持尼師

壇置右肩上入林中坐一樹下修盡正受作

是念我得善利於正法律出家學道我得善

利遭遇大師如來等正覺我得善利得在梵

行持戒備德賢善真實眾中我今當得賢善

命終於當來世亦當賢善時魔波旬作是念

今沙門瞿曇住石主釋氏聚落有聲聞弟子

名曰善覺著衣持鉢如上廣說乃至賢善命

終後世亦賢我今當往為作留難化作大身
 盛壯多力見者怖畏謂其力能翻覆發動大
 地至善覺比丘所善覺比丘遙見大身勇盛
 壯士即生恐怖從座起詣佛所稽首禮足退
 住一面向佛言世尊我今晨朝著衣持鉢廣
 說如上乃至賢善命終後世亦賢見有大身
 士夫勇壯熾盛力能動地見生恐怖心驚毛
 豎佛告善覺此非大身士夫是魔波旬欲作
 燒亂汝且還去依彼樹下修前三昧動作彼
 魔因斯脫苦時尊者善覺即還本處至於晨
 朝著衣持鉢入石主釋氏聚落乞食食已還
 精舍如上廣說乃至賢善命終後世亦賢時
 魔波旬復作是念此沙門瞿曇住於釋氏有
 弟子名曰善覺如上廣說乃至賢善命終後
 世亦賢我今當往為作留難復化作大身勇

虛九

二十

虛九

二十一

壯熾盛力能發地徃住其前善覺比丘復遙見之即說偈言

我正信非家 而出家學道 於佛法僧寶

正念繫心住 隨汝變形色 我心不傾動

覺汝為幻化 便可從此滅

時魔波旬作是念是沙門已知我心內懷憂

感即沒不現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波羅柰國仙人住處鹿

野苑中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如來聲聞作師

子吼說言已知已知不知如來聲聞於何等

法已知已知故作師子吼謂苦聖諦苦集聖

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時天魔波旬作

是念沙門瞿曇住波羅柰國仙人住處鹿野

苑中為諸聲聞說法乃至已知四聖諦我今

當徃為作留難化作年少住於佛前而說偈

言

何於大眾中 無畏師子吼 謂呼無有敵

望調伏一切

爾時世尊作是念惡魔波旬欲作擾亂即說

偈言

如來於一切 甚深正法律 方便師子吼

於法無所畏 若有智慧者 何故自憂怖

時魔波旬作是念沙門瞿曇已知我心內懷

憂感即沒不現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多眾踐踏曠野

中與五百比丘眾俱而為說法以五百鉢置

於中庭爾時世尊為五百比丘說五受陰生

滅之法時魔波旬作是念沙門瞿曇住王舍

城多眾踐踏曠野中與五百比丘俱乃至說

五受陰是生滅法我今當徃為作留難化作

大牛往詣佛所入彼五百鉢間諸比丘即驅
莫令壞鉢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此非是牛是

魔波旬欲作燒亂即說偈言

色受想行識 非我及我所 若知真實滅

於彼無所著 心無所著法 超出色結縛

了達一切處 不住魔境界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多眾踐蹈曠野

中與六百比丘眾俱為諸比丘說六觸入處

集六觸集六觸滅時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門

瞿曇住王舍城多眾踐蹈曠野為六百比丘

說六觸入處是集法是滅法我今當往為作

留難化作壯士大身勇盛力能動地來詣佛

所彼諸比丘遙見壯士身大勇盛見生怖畏

身毛皆豎共相謂言彼為何等形狀可畏爾

虛九

十三

時世尊告諸比丘此是惡魔欲作燒亂爾時

世尊即說偈言

色聲香味觸 及第六諸法 愛念適可意

世間唯有此 此是最惡貪 能繫著凡夫

超越斯等者 是佛聖弟子 度於魔境界

如日無雲翳

時魔波旬作是念沙門瞿曇已知我心內懷

憂感即沒不現

雜阿含經卷第三十九

音釋

貪嗜嗜時利切貪嗜喜欲之也蛆蛆七餘切蠅蠅也

瘡疔瘡初良切瘡瘡也疔疔也蠅蠅也蠅蠅也

鑿鑿疾各切鑿鑿也鑿鑿也鑿鑿也鑿鑿也

鑿鑿也鑿鑿也鑿鑿也鑿鑿也鑿鑿也

鑿鑿也鑿鑿也鑿鑿也鑿鑿也鑿鑿也

掉徒弔切也
搗也
踐踐蹈蹈
踐徒慈也
瘖瘖症瘖
瘖瘖於於
瘖瘖病病
瘖瘖不不
瘖瘖能能
瘖瘖言言
瘖瘖下下
瘖瘖切切
築築
六六張